



姓名：李爽學

學歷：

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現職及經歷：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暨英語研究所助理教授



著作名稱：

- 1.〈歷史·虛構·文本性 ---- 明末耶穌會「世說」修辭學初探〉，《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5 期（民國 88 年 9 月），頁 43-106。
- 2.〈故事新詮 ---- 論明末耶穌會士所譯介的伊索式證道故事〉，《中外文學》第 29 卷 第 5 期（民國 89 年 10 月），頁 238-277。
- 3.〈如來佛的手掌心 ---- 試論明末耶穌會證道故事裡的佛教色彩〉，《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9 期（民國 90 年 9 月），頁 451-497。

中文簡介：

法國學者謝和耐(Jacques Gernet)曾經

指出，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曾以「數學家、地理學家、天文學家、工程師、醫生、畫家與音樂家」的面貌在華現身，從而揭開西學東漸的序幕。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這個學術領域中，類如謝氏之見幾乎是學界主流，耶穌會士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故而多以科技與視聽藝術為限。然而我近年來的研究卻發現，他們的貢獻並不如傳統所想像的那麼單純。在謝和耐開列出來的耶穌會士的工作中，我們至少還應該為他們加上「文學家」這個身分。這種情況，明末尤然，因為是時耶穌會士夾「譯」夾敘引進了不少歐洲中世紀的「證道故事」(*exemplum*)，甚至包括其他的文類。我得獎著作乃一系列的專題研究，是我刻正撰寫的有關天主教古典型「證道故事」(*exemplum*)的一本專著中的三個專章。我處

理這個研究課題，除了想豐富晚明文學的內容外，更想訂正歷史成見，將中國與西方文學接觸的歷史上溯至明朝萬曆年間。

拙作首篇專論耶穌會士譯介入華的「世說」這種文類。「世說」係我中譯的名詞，或者也可以劉知幾所稱「瑣言」譯之。「世說」(chreia)乃一種短小精煉的歷史軼事，所涉人物以西洋上古名人為主。故事中人講話或許嬉笑怒罵，但機智雋永，每寓啓示於諷諫之中。這種文類羅馬人承而受之，又透過修辭學而傳布於歐洲中古。在明末中國，耶穌會士如利瑪竇、龐迪我、高一志與衛匡國等人或譯或寫，曾經引介大量的「世說」入華，但由於歷來研究「世說」的西方學者不多，所以有關明清之際的現代研究界大多也不知道這種特殊的西洋軼事在晚明即已傳播入華，功在文學交流。此外，有學者嘗因耶穌會歷史軼事俱涉希臘羅馬古人，從而以為他們深受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影響。但拙文不此之圖，反從歐洲修辭學的傳統指出，中古「證道的藝術」(ars praedicandi)才是會士挪用「世說」的根本原因，而此一修辭學所強調的「證道故事」的使用又為原因中的原因。「世說」的精神，屬於歐洲中世紀者因此遠勝於屬於文藝復興者。耶穌會士雖以「史記」界定他們所譯所寫的「世說」，然其理論本源既為修辭學，則故事中的歷史性必然大有可疑之處。拙文復從古典與中世紀修辭學的基本訓練——亦即所謂「修辭初階」(progymnasmata)——下手討論，辯稱此一「可疑性」在修辭學上有其合法性。耶穌會士所重者乃歷史精神，並非故事與史事在細節上的吻合，所述因此和後現代學者所強調的歷史「編寫」(emplotment)

有異曲同工之妙。天主教對西洋古典的挪用在上古晚期即已燦然大備，然其「易地收編」卻以中國為濫觴，所作又都以「中文」出之，在文學、文化、宗教與翻譯史上均具殊意。這種「挪用」——尤有甚者——還曾經中國士子「二度挪用」，拙文論及的朱熹後人朱曰澹所作的《詩經》經解就是一例。在這篇拙文中，我取材的對象以利瑪竇《畸人十篇》、龐迪我《七克》和高一志《達道記言》等書為主，都刊行於明萬曆迄崇禎年間。

得獎之作的第二篇拙文論明末耶穌會士所譯介的「伊索式證道故事」。這些故事，多數我們耳熟能詳，正所謂「動物寓言」(beast fable)之屬。從利瑪竇到艾儒略，明末耶穌會士經常在著作中引用是類故事。他們所受的影響，自然又是歐洲中古「證道藝術」的傳統。會士所用的故事，泰半出自是時的證道故事集如《羅馬人事蹟》(Gesta Romanorum)、《字母序列本故事集》(An Alphabet of Tales)或稍後《證道故事大觀》(Magnum speculum exemplorum)的源頭諸集等等。可惜學界看待這些「動物寓言」，歷來仍以「伊索」為主，更以「第一部中譯的《伊索寓言集》」為金尼閣一六二五年口布的《況義》一書定位，幾乎無睹於此刻這些寓言的身分與功能都已產生質變——亦即化身為證道用的故事手冊——的歷史事實。拙作舉例分析這些證道故事，一面比對希臘和拉丁文的《伊索》原本，藉以澄清上述「身分與功能」上的變化，並深入探討其「詮解」業經基督教化的事實，一面也在考證的基礎上致力於文本分析，因為會士的重述深具文學價值，值得我們開發其中的文學美德。拙作舉例分析了習稱〈狐與烏〉、〈弓

著肉的狗〉和〈三友〉等篇，指出這些小故事與傳統《伊索寓言》分合，以及在布道上的應用，終而再度發現晚明耶穌會士的詮釋性挪用確屬歐洲中世紀的手法，而這等於也在為中國引進一種天主教式的詮釋學。

伊索式的證道故在明清之際同樣影響過中國士子，明遺民李世熊的《物感》一書便是從《況義》取例纂成，甚至加以剪裁變化，自創一格。拙作亦從文學觀點予以解讀。〈故事新詮〉一文發表之後，我其實另撰有續篇〈故事新編〉。重點所在，當然是《伊索》在中文經過重述後的形態變化(morphological changes)，以及此一變化引發的詮釋問題。不論「新詮」或「新編」式的伊索式寓言，這些故事一律都已從民俗傳統轉為天主教的證道故事，化身變成屬靈的論述了。續作之中，我也長篇分析了「伊索式證道故事」在雍正年間經中國人二度挪用的大要，蓋此刻類此寓言和《牡丹亭》評注本之間結合緊密，已經變成中國戲曲的「評點例證」了，說來有趣而又令人詫異。

得獎著作第三篇乃特定議題的專論，但也延申自「古典型」證道故事的研究，例如所究對象之一就有俗稱〈南北風相爭〉的一條伊索式證道故事。由於我目前的興趣集中在耶穌會引介「西洋古典文學」這個課題上，所以發現在「古典型」之中另有「擬古典」參雜。我挑出作為研究例證的是天主教證道文學和佛教譬喻故事的關係，集中在〈空井喻〉和上述〈三友〉二喻的分析上。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耶穌會士雖然反佛的態度堅定，他們的證道故事的「譯體」----在某種程度上----

卻受到梵典漢譯譯體的影響，以四字格為譯述上的形式之一。循此我又深入所究的證道故事的情節，發現〈空井喻〉和〈三友〉二喻雖然此刻乃自西方舶來，中土實則古已有之。我由拉丁文本一路回溯至希臘文本，最後「正本清源」，找出這些故事原籍所隸的天竺梵典。我不懂梵文，不過漢譯佛藏可資借鑑。明末龍華民、利瑪竇和金尼閣等人以為系出歐洲的某些證道故事，因此早在南北朝與有唐一代，就已經出現在鳩摩羅什和義淨等名僧的譯作中，而且所譯已有數起之多。羅什等人所本，當然又係梵典。由是觀之，天主教「古典型」證道故事的起源其實「不純」，每有跨洲、跨文化與跨語言的互典。傅科對「系譜學」的懷疑似可以在此得一佐證。

在此之外，晚明耶穌會士所用的這類故事當中更有「歷史反諷」，因為當初龍華民所以中譯《聖若撒法始末》，本意乃在反擊佛教徒對天主教的譏誚，不意龍氏舉以攻佛的證道故事，其「原本」居然為佛教所固有！《聖若撒法始末》學界罕見正面的研究，相當可惜。此書譯於一六〇二年左右，我所見的南明隆武年間的閩中刻本譯筆精湛，故事又引人入勝，所以我反對《況義》乃「第一部」西洋文學中譯的舊說（我以前也曾持此見），龍本《聖若撒法始末》才是。是書所本系出拉丁傳統，顯然是歐洲中古流行的「擬古典」。

如上所述，我迄今為止的興趣是明末耶穌會士在華夾「譯」夾敘的西洋古典型證道故事。由於前人幾乏類似的研究可供參考，所以我的工作經常是在「暗中摸索」。好在近年

來我數度出入梵帝岡圖書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義大利羅馬中央圖書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東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的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總算澄清了一些研究上的困惑，也釐清了不少論證上的思緒。是以在得獎的三篇專論外，我其實另又撰有相關論文數篇，包括日前剛剛完成的〈從「經解」到「解經」---明末耶穌會神話型證道故事初探〉、〈言道·友道·天道---從三條明末耶穌會上古傳說型證道故事看天儒異同〉和〈詩與哲學的宿怨？---試論晚明耶穌會證道故事與柏拉圖文學思想的關係〉三文。我希望在得獎著作及上述三文的些基礎上繼續拓墾，在未來數月裡組織成書，以系統研究的面貌為晚明文學再闢一知識領域，進而重繪中西文學關係最早的地圖，還入華耶穌會士「講故事的人」或「文學家」的真身原貌，也為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內容加磚添瓦。

評審簡評：

李爽學博士的三篇論文，集中在討論明末耶穌會以西洋文學的釋述作為傳教工具，其所選取的作品，應用的修辭策略，所牽涉之虛構性、文本性與宗教隱喻等等特質；尤其譯成中文之際卻襲用了佛典文禮，引述了佛教故事等現象，都作了深入的剖析。李博士以對中西文化與文學的深入瞭解、廣博的知識及自由驅遣泛覽多種語言的能力，掌握了一些罕見的典集文獻，對中西甚至東西文化的交流，文學的傳播，甚至文體風格，修辭理念的交互影響，都在細膩的分析下，獲有重要的發現，可以說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傑出範例。